

天涯诗海

四月

(组诗)

■ 赵宽宏

四月不再惺忪
树梢的嫩芽咧开嘴
泄露了春的秘密
清明挂在了笋尖的露珠上
鸟雀的嘴里衔着阳光
四月醒了

四月醒了
风筝好奇地攀高望远
哨响起
谷雨洒处
听麦苗争相拔节的声音
桃树写出了火一样的诗章
四月醉了

四月醉了
婉约的步子
踏出的是一串缤纷的韵脚
最后四月只好把自己
遗在了春天的深处

清明

古人心里流淌出的诗句
早就深埋在了故纸堆里
经千年的风
历百年的雨
字字句句
却就是全无锈迹

原来是自古至今
一代代的孩童
在这些透明的诗句里
不断用目光擦拭
勤于以声音润泽

于是枝条上抽出了芭芽
于是园地里繁花开放
连墙上的那幅
挂成文物的《清明上河图》
也忍不住醒了过来
把季节热闹成
多彩的春天

谷雨

一个湿淋淋的节气
说好了是给谷子的
而那些花那些草
一同欢呼这滋润的日子

春笋使着劲拔节
这是脱胎为竹的关键时刻
而小鸟扑棱着
振奋着翅膀上的向往

母亲的炊烟
把父亲从田垄间找回家
不经意间发现他的眼里
怎么就盛满了青翠

捏一把空气
就有水分从指缝间溢出
米粒饱满的喜悦
注定是无法干瘪的了

春归

(外一首)

■ 林思妙

碧野百鸟争春艳
春艳把那娇芽献
献到夏日乘树凉
欣得一笑拂袖去

夕阳

太阳西垂落
映照一片红
不过两分钟
又下两层楼

百家笔会

烟柳春波瘦西湖

□ 吴春富



唐朝诗人杜牧眼里的二十四桥，就是一幅箫声弄月也弄人的诗画了。箫声融进了瘦西湖的春，清越里带着春风的软，春风的柔。

清塘荷花。 蒙海龙 作

衣衫不解，瘦西湖的春便有了模样。

嫩黄嫩青的柳枝悠然地漾着，把江南的春，揉进瘦西湖的每一寸波浪；嫩红的无名新蕊点染着二十四桥，一抹浅红映碎了湖纹。春江水暖，野鸭自在地游弋于湖面，鸟儿快乐地翩跹在桥畔柳枝间。

诗意灵动的春江南，栖息在这二十四桥上。

冻土，在夜里悄悄松了筋骨，表层的冰壳裂成蛛网状的纹。我扛起铁锹往山坡走，木柄上的汗渍被春风吹得发紧，在掌心慢慢醒过来。远处的苗圃飘来松脂香，新育的苗儿正踮着脚张望，根须在湿麻袋里缠成密语，要把冬天攒的话都讲给土地听。

领苗的老人手里的杨树苗裹着泥浆，青皮上泛着水光。“这苗得带三分土气。你对它上心，它就认你这个主。”我想起爷爷说过，春风，是最守时的信使，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准来催约，带着去年的承诺往土里钻。

挖坑时，铁锹撞上块卵石，震得虎口发麻。卵石边缘沾着暗绿的苔，被这阵春风叫醒了。我搬开石头的刹那，竟发现底下藏着颗饱满的橡果，壳上的纹路圈住三圈年轮——是三年前哪个孩子埋下的吧，如今，倒成了给新苗的见面礼。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他们正给树苗系红绸，绸带在风里跳

横跨瘦西湖的二十四桥是一座乳白色、隆起很高的单孔拱桥，桥长24米、宽2.4米，24根汉白玉栏杆，24级台阶。数字“24”的巧用，体现了二十四桥建造者的匠心，也藏着瘦西湖的诗韵。清晨，湖面漫起的水雾，裹着轻柔的阳光，似给二十四桥披上了早春的雾纱。

二十四桥的孔洞，在我眼里，仿佛是一只舵轮；顶上的汉白玉栏杆，仿佛

时光荏苒

春风里的绿色约定

□ 莫云

着圆舞曲，把阳光都绕成了绿色的线。

扶苗的姑娘，忽然按住我的手。“得让根舒展开。”她指尖在土坑里拨弄，指甲缝里嵌着新泥，像藏着整个春天的颜料。树苗，在我们掌心轻轻晃，像在点头应许，枝芽蹭着姑娘的发梢，落下细碎的吻。培土时春风忽然转了向，卷着远处的槐花香扑过来，混着新翻的泥土气，在鼻尖织成绵密的网。

浇水的时刻，最是安静。水流顺着树干往下淌，在根部积成小小的湖，映着天上的云影。有一颗水珠，挂在叶尖不肯落，被阳光照得透亮，像颗没

是舵轮上的把手。按照这种视觉来看，二十四桥就是只画舫了。瘦西湖的春意，全框进了画舫的眸子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朝诗人杜牧眼里的二十四桥，就是一幅箫声弄月也弄人的诗画了。箫声融进了瘦西湖的春，清越里带着春风的软，春风的柔。

二十四桥边有一座听箫亭。试想，早春的夜，坐听箫声，不闻夏的聒噪，不见秋的萧瑟，唯有箫声伴月色，春风拂面颊，人生的惬意不过如此。

二十四桥的诗意，还在于一旁搭建的三曲平桥。一曲、二曲、三曲，缠绵悱恻，欲语还休的味道就有了，二十四桥的诗意更浓了。柳丝垂在平桥两侧，走在桥上，仿佛行走在春的皱褶里。

“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的美自不必说。我是赶春早下扬州的，又是赶春早、春晨逛瘦西湖的。从东门进入，首先被二十四桥惊艳。继而站在玲珑花界，面北，再次被惊艳：狭窄的瘦西湖，珍珠般地洒着二十四桥、碑廊、石壁、花屿、飞琼，还有仿佛靠背一般的宝塔——大明寺栖灵塔。水雾轻笼，似给这些美的景致都蒙上了一层春的蝉翼。

瘦西湖是一幅画轴，最精妙处，还在于远处的栖灵塔。假若没有栖灵塔，就仿佛平湖没有起波澜；有了栖灵塔，画轴一下子立体起来，有了向上走——向高空走的意象。天光托着塔影，似要把江南的春，托向云端，向扬州城、向整个江南辐射。

其实栖灵塔在瘦西湖的外面，这种巧合不失为瘦西湖的一个精妙布局。仿佛春江南，故意留下这一抹遥相呼应的色彩，让湖与塔，都成为彼此的风景。

回那几步到熙春台，向正前方望，又是一幅徐徐打开的画轴：成排画舫、晴云轩、白塔、金碧辉煌的五亭桥……

柳条轻拂，每一个景致，都浸润着春的鲜活。

画舫与摇橹船在如纱似梦的湖面上荡漾。船桨轻摇，搅动着一湖的春波。

初绽的红玉兰，开得怯生；盛花期的梅花，开得热烈奔放。生怕被岸边轻软的柳条遮蔽了风华，她们拼命地探出枝丫，伸向湖面，在这初春的时节，绽放给人间看。

晴云轩突出湖岸。一条画舫似乎与晴云轩捉迷藏，冷不丁地从它的背面钻出，绕着晴云轩，在湖面划出了一条长长的S弧。这道弧线，是春天为瘦西湖勾勒的最美印记。

最惊艳的还是五亭桥。桥上五座亭子错落，飞檐翘角，层叠有致，水雾轻笼，缥缈如烟，宛若水上莲台，天上宫阙。

暖阳穿破薄雾，洒在琉璃瓦金顶之上，五亭桥沐浴着春风，一身鎏金，镀着春的风和日暖。

从徐园与小金山折向南，长堤春柳，烟色蒙蒙，即便晴天也仿佛是雨雾天，让人有无限的春意遐想。

柳树比肩而立，交枝牵手。柳条儿低垂，千丝万缕，如同河边浣溪女子的秀发。微风拂过，柳丝轻掠面颊，好似春风一吻。

桃穿插柳间，大部含苞待放，少部的已经绽放了，粉红色，浅红色，给嫩黄的柳、嫩青的柳都搽了胭脂。

“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清代文人汪沅的诗道出了瘦西湖名的由来，既暗合了湖身的细长婉约，更蕴含着瘦西湖的清雅春韵。西湖圆阔大气，瘦西湖细瘦灵动，一阔一瘦，各有风姿。恰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早春的她们，皆是蘸着春光绘就的祖国山河壮美剪影，各藏一方天地大美。

渡口边的豆腐脑

□ 常宝军

天刚蒙蒙亮，富春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窄溪渡口已经排起了长队。赶早市的人们踩着脚取暖，眼睛却盯着那艘漆皮斑驳的渡船。船还没靠岸，豆腐脑的香气就先飘了过来，混着江水腥气的白雾里，藏着几代人共同的早餐记忆。

二十年前的窄溪渡口，是连接两岸唯一的通道。渡船每小时一班，柴油发动机“突突”地响，船尾拖出一条油花铺就的彩虹。摆渡的徐老汉总在船舱支个煤炉，铝皮桶里装着雪白的豆腐脑，桶边挂着酱油瓶、辣椒罐，还有一竹筒葱花。

渡船豆腐脑分甜咸两派。甜派浇红糖姜汁，咸派淋酱油辣子，讲究的再加一勺猪油渣。学生们偏爱甜口，捧着搪瓷碗里，琥珀色的糖浆慢慢渗进豆腐的孔隙。码头工人好酸辣，辣椒油在碗里漾开，像朝霞映在江面上。

老徐的豆腐脑用富阳本地的六月黄豆，江水泡发，石磨慢研。点卤时看天色，晴天用石膏，阴天使盐卤。刚凝结的豆腐脑颤巍巍的，勺子下去要贴着碗边转，不然就碎了。作家郁达夫在《东梓关》里写：“江上豆腐脑，白如新雪，滑似凝脂。”说的就是这手艺。

最热闹是清明前后。踏青的人们挤满渡船，老徐的煤炉要加两口锅。渡口西侧有棵百年香樟，树荫下蹲着吃豆腐脑是桩雅事。碗搁在青石板上，江风拂过，豆腐表面泛起细纹。对岸茶山的采茶歌飘过来，混着船工号子，和碗里腾腾的热气一起，构成了富春江早熟的韵律。

后来新桥通车，渡船停了。老徐的儿子在镇上开了家“窄溪豆腐坊”，用进口的恒温设备，做出来的豆腐脑光滑如镜。年轻人爱加芋圆、红豆，撒上奥利奥碎。老顾客却总嘀咕：“缺了柴油味，不正宗。”

又过了好多年路，发现废弃的渡口边支着个蓝布棚子。老徐的孙子用祖传石磨做豆腐脑，煤炉换成了煤气灶。尝一口，江风依旧在舌尖打转，只是再也听不见发动机的轰鸣。

现在去富阳旅游，导游会指着一座玻璃幕墙的餐馆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渡口豆腐脑。”香樟树下的青石板还在，只是爬满了青苔。偶尔有老人坐在那里，望着江水出神。手里瓷碗映着云影，恍若当年渡船撞碎的浪花。

桃之夭夭或许是朋友的相托与相知。某个春日，三两好友，相约桃园，不谈世事纷扰，只说岁月安然。花瓣落在肩头，笑声随风飘散，这份懂你、陪你的情谊，便是人间最难得的桃之夭夭。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的人。寻一个能共赏桃花，也能共渡风雨的人；寻一个把你的平凡当作珍贵，把你的岁月当作风景的人。世间繁花千万，最动人的，不过是在你的不远处，总有人注视着你，牵挂着你，只要你需要，他便立即出现，风雨无阻。

光阴故事

窗边，穿白衬衫的少年

□ 张周英

今天整理旧物时，翻出了高中的校服，领口还留着淡淡的皂角香。窗外的桂树落了一地细碎的花，风一吹，那些琐碎的香气就飘进来，我突然想起高三教室外那棵老梧桐，还有那个总坐在窗边、穿白衬衫的少年。

开学的第一天，他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阳光斜斜地铺在他的白衬衫上，有细小的灰尘在阳光里打着旋儿。他正用纸巾擦窗户，袖口卷到小臂，露出骨节分明的手腕。突然，他手边的钢笔滚下桌来，啪嗒一声落在我脚边。我捡起来递给他，他抬头看我，眼睛很亮，像含着星星。“谢谢”，声音很轻，我看到他白衬衫的袖口上有个小小的墨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前一天练字时不小心蹭上的。

上课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往窗边看。他的白衬衫总是洗得很干净，领口挺括。他喜欢在窗台上放一盆薄荷，夏天的时候，清清凉凉的味道飘过来，混着他身上洗衣粉的柠檬香，格外好闻。有一次我忘了带橡皮，他看到了，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的橡皮推到桌子中间，用手指敲了敲桌面。我看向他，他正盯着黑板，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投下一片阴影。体育课回来，他的白衬衫后背湿了一片，贴在背上，他会拿着矿泉水瓶往脖子上浇，水珠顺着锁骨滑下去。我赶紧低下头，假装看课本，心跳得快。

我给他写过很多纸条，都藏在课

本里。“你喜欢薄荷？”“这道题怎么做？”“今天的天气真好”，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都变成了碎片。有一次在图书馆碰到他，他坐在窗边，白衬衫搭在椅背上，穿着灰色的T恤，正在看书。我想走过去跟他打招呼，脚却像被钉住了一样，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直到他合上书，拿起衬衫走了，我才松了口气，手心全是汗。

毕业那天，梧桐树下挤满了人。他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红色的毕业证书，跟同学们说笑。风把他的衬衫吹得鼓起来，像一只展翅的白鸟。我手里攥着一片晒干的梧桐叶，那是我特意做了个书签想送给他。我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静静望着他的背影。有同学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过头，阳光照在他脸上，笑得很好看。那一瞬间我突然就不敢过去了，把梧桐叶塞进了书包，转身走了。后来听同学说，他在福州一所大学学物理，而我去了东北读金融，从此断了联系。

上周在新街口的咖啡馆，看到邻桌的男生穿着白衬衫，也是坐在窗边，阳光照在他的头发上，侧脸的轮廓跟当年的他很像。我望着窗外的梧桐叶，想起手机里存着的毕业照，他站在第三排，白衬衫很显眼，嘴角带着浅浅的笑。

那段暗恋就像白衬衫上的阳光，干净，温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它留在我青春的记忆里，甜了很多年。

四季回音

谁与你一起桃之夭夭

□ 谢汝平

阳春三月，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走到庭院里，伸一个大大的懒腰，那种惬意舒畅，简直是妙不可言，恍惚间好像看到蝴蝶飞来。其实，只是春光迷人眼，看错了而已。那是几瓣桃花，被春风吹拂而来，落在发梢或者肩头，误以为是蝴蝶飞过。

桃花也好啊，虽然被风吹落，并没有多少悲剧色彩，反倒是让人心生欢喜。平时总是忽略了桃花的盛开，忽略了这平凡而美丽的枝头盛景。自古春风最多情，薄薄的几近透明的花瓣，怎么能承受得住春风的轻抚与撩拨？

突然有雨丝飘落，细细密密地让心凉凉，理智回归的瞬间，不由得打心自问，又是一年桃花开，谁会与你一起桃之夭夭？

桃之夭夭，从来不是一句单薄的诗词，它是烟火人间里，最朴素的相伴，最温暖的同行。世上又有几人，真正理解这四个字的含义，人生携手并肩同行，不是要踏遍名川大山的桃林，不是要拍尽世间惊艳的繁花，而是在寻常日子里，有人陪你看花开，陪你等风来，陪你把平淡的岁月，过成一树花开的温柔。

年少时见识浅薄，总以为，桃之夭夭就是轰轰烈烈的遇见，是一眼万年心动，是携手奔赴远方的浪漫。我们以站在最美的花树下，就是拥抱了整个春天，就是拥有了美好的爱

情。记得春天一起栽下桃树，夏天一起乘凉，秋天一起收获，冬天一起守候。等来年春风起，桃花开，依然是那个人，陪你看花开花落，陪你尝人间百味。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最美的从来不是花，而是看花时，身边那个始终不变的身影。

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正的桃之夭夭，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是清晨一起走过落满花瓣的小路，脚步轻轻，无人说话，安静得可以听见露珠的迸裂。是傍晚回家，桌上有热饭，窗外有花开，身边有懂你悲欢的人，院里还有两条摇着尾巴的小狗。是风雨来临时，有人牵住你的手，说了一句“别怕，我在”；是岁月老去时，头发白了，眼神柔了，腰弯背驼，依然愿意陪你坐在桃树下，看花瓣飘落，忆往昔流年。

桃之夭夭并不局限于爱情，还有亲情与友情。它或许是父母的关怀，或许是朋友的陪伴。小时候，我们在桃树下奔跑嬉闹，父母看着我们笑，眼里满是宠溺。那时的桃花，是童年最甜的底色，是有人护你周全，让你无忧无虑的时光。长大后，我们渐行渐远，才发现最珍贵的，不过是回家时，还能陪父母在老桃树下坐一坐，听他们说几句家常。而我们总是忘记季节，总是错过花期，不开花的季节，父母鬓角的白发，像落了一层温柔的霜。